

莫差特

歐夸兒 著

李哲洋 譯



全音樂譜出版社

永恆的音樂家(1)

莫 差 特

定價新臺幣80元

中華民國70年12月5日二版發行

著 者 歐 夸 兒 譯 者 李 哲 洋 發行人 張 紫 樹

出版者 全音樂譜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75號

電話：3310723・3113914

總經銷 大陸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79號

郵政劃撥帳戶：1548號

印 刷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汕頭街22巷44弄62號

有 版 權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934號

莫差特

《永恆的音樂家》1

歐
哲
李
哲
洋
譯
兒
著
著





目次

探尋莫差特之路

I 不確切的接近

II 重要的是直接去接近

III 所謂「平易」的音樂家

IV 從浪漫派精神去接近

V 從大巴赫去接近

VI 從現代音樂去接近

關於莫差特的生涯

I 性格

II 青春 自一七五六年至一七七九年一

月初次登台起，自巴黎返鄉爲止

III 成熟 一七七九年至一七八二年夏，

在薩茲堡的最後數年，定居維也納



IV 老練 一七八二年夏至一七八八年夏
，危機的連續

V 晴朗的精神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
年，最後的三年

需要進一步去親近時

能够純粹地親近的作品

莫差特的調性調色板

原譯者後記

譯者後記

附錄第四版改訂部份

探尋莫差特之路

譜例1

Stimmen Tando

Zu - rück! Auch hier ruft man: zu - rück?

Da sch' ich noch ei-ne Tür? Vielleicht ist's der Ein - gang hier

聲 音：退後！

塔密諾：到這個地步還叫我退後？

這裡有另一扉門，也許進得去呢！

「魔笛」（第一幕十五場，辯護者的場面）



I 不確切的接近

M——狂熱的莫差特迷

A——頗有心得的業餘行家

M 你說怎樣才能够接近莫差特的音樂？問得真妙？像你這樣對音樂知識廣博的人，竟向我討教起莫差特，簡直開我的玩笑！

A 算是我又湧起了興趣吧！……說老實話，我一直很想跟你坦誠地聊一聊。我告訴你，有一天，有個青年人來找過我，看來他是那麼熱心，那麼溫文，前途無量，雖然也是一位現代青年，總之還不是像他那輩年輕人的德性，人家要花多少時間才知道的事，他老兄却以為信手可得，沒有甚麼了不起，無論是哪一種入門書，他都不值一顧，束之高閣，一提起問題，就直指問題的核心。自然我們還談起音樂囉，我們談到了『藝術』週刊在一九五七年春天，為瞭解學生的興趣而舉行的全國性民意測驗。當然囉，特別為人崇拜的音樂家之中，佔最優勢的自然

赫與貝多芬了，至於莫差特的票數就落後得多，這很令他驚訝。他祖誠的告訴我，他自己並不一樣喜歡莫差特，可是他之所以那麼介意，是很懷疑人們去接近這位音樂家的方法是否有問題。於是他質疑，質疑的正是剛才我問起你的問題——怎樣才能接近莫差特的音樂？就是這樣！

A 原來如此！那麼去聆聽莫差特的音樂，直接去感受，不就得了嗎！

A 我還不是這樣告訴他。我說，那種音樂是在這個世間最迷人的音樂，實際上只好任其如此了。原因是由於曲調優雅，筆法自在，那種美，唯有出自音樂本身了。我想，要我們如何的去探究莫差特，這未免有點多餘吧！

M 簡直胡說！你竟跟他說那些無聊的話，不臉紅嗎！你明明知道該是甚麼一回事的！

A 老實說，我實在是想把它說得容易懂一些……

M 你說得多蹩扭！那麼，他是不是滿意了呢？

A 不，不……在他看來，那種音樂無異於羅西尼或古諾般軟弱的音樂，他甚至把馬瑟涅或普契尼的音樂跟它相提並論。據他說，他自己在年幼的時候，練習鋼琴時，每當彈到克雷悶迪或莫差特的曲子就煩。莫差特的交響曲在他看來就像是氣喘病，覺得他的宗教音樂優美而華麗、戲劇化，但缺乏宗教感……。這就是我對他好意所得的尖刻的報應……

M 又一次對你恰當的報應！我越來越對這個青年人感興趣了。後來是不是你就跟他爭論了？

A 不，我反而發覺我自己說得不當，因此只好對他讓步。老實說，莫差特的音樂大部份都的確是輕鬆的、優美的……

M 你真卑鄙！

A 我何嘗沒有想到向他表示，莫差特還有不少像『g小調五重奏曲』那樣，在忍受着激烈的苦惱之下而寫出的非常悲壯的作品，去作比較。我說，無論如何有研讀這位音樂家的傳記的必要，因此我就向他開列了一些大衆化的良書，例如阿德魯夫·波修、阿涅特·柯爾夫、馬賽爾·布利恩等人著的傳記，誰知道他早已全部過目過，雖然如此，他的想法還是一成不變。縱使像拜倫哈特·砲姆加特納著的評傳那樣學究性的著作，都對他無動於衷。我終於問他，他是否會因為知道莫差特那優美的蔓草的花，是植根於苦惱的深處（不是很了不起的格式嗎？）而感動，你料到他怎麼樣作答呢？他說，本來該優遊地享受的東西，你何必把它小題大作，窮找麻煩，說我簡直是虐待自己的老頭子。你看，這些年輕人簡直不像話！

M 嘿！嘿！我覺得你那位青年很有趣，我越來越喜歡他了。然後，又怎麼談下去的呢？

A 當時我真冒火了。我告訴他，你們簡直一無所知，在還沒有胡說八道信口開河之前，最好徹徹底底地去研究莫差特一番。

M 這樣說來，你真的想說服他囉！

A 經我這樣大炮一轟，連橋樑樑都衝散至半空！當他再度來我這裡之前，料已先去讀過那些大音樂學者們畢生的精心傑作無疑。例如威哲華與聖佛亞共著的全卷五冊論著、C·M·加德新頓關於協奏曲的研究。阿爾弗列·愛因斯坦精纂爲一冊的總論等……

M 你大概沒有忘記勸他去進修德文吧！像黑爾曼·阿貝爾特的二大巨著，還不如讀原文的好。雖然這樣會費些歲月，總之要這樣日積月累的按部就班，才可能接近莫差特的音樂吧！……

A 你盡管嘲弄吧！倒是你的書架上，有不少這類書呢。甚至你的案頭也有好多本呀！從紙頁的破舊上看來，我看你決不是隨便翻翻的囉！……

M 當然我是隨時使用着它的，而且還是日常的座右書呢，不過這不是問題，問題該是接近莫差特之法吧！從前，在我接觸到莫差特的時候，一點也不知道世上竟有如今天令我醉心的那些論著。話說回來，你那位青年人，真不知道他如何躲過了音樂學的轟炸？

A 他早已說過，在還沒有擊碎那些磚頭（書）之前，該去愛上莫差特呀！他大概一心從欲以接近的音樂家這件事上獲得樂趣，而不懂得如何去課以有可能徒增憎厭的課題。因此我告訴他，問題終究是在於學養上。結果他怎麼回答你，知道嗎？他說該是信仰的問題！我的話被他這樣一打斷，就轉到別的話題上。你看我該苦笑吧！

M 呃！實際上不該這樣去責難他，要愛上莫差特恐怕不是那麼簡單吧！讚美音樂史上偉大的

人物之一，並不等於就愛上他呀，自然不能就這樣算是瞭解他，抑或照他所賦予你的就包涵他呀。我之所以中意這位青年人，雖然他追求的方法不怎麼高明，可是他確切認真地去探究過呀。換句話說，他是全心全意去探求靈魂的緣故呀。至於你呢，你是在搜求莫差特在音樂界所處的時代性，探究其切確的地位。誠然是採取音樂專家的途徑。結果即使你有可能認定莫差特，可是至多也停頓在那種景況，不見得就能够更向前跨進一步。也許有一天，莫差特被那種魅力感動之餘，會突然出現在我面前……

A 噲……顯然莫差特是你唯一的神！你是他的預言家囉……得了，得了，你比起那位來我這裡的年輕人更臭，臭！總之你們這一批人，都多多少少是同一鼻孔出氣，你們這些莫差特的狂徒，簡直不把別人放在眼裡。我會在你們的耳邊輕輕地告訴你們，世上只有一個「神聖的沃夫甘格」，至於其他的音樂家，算得了甚麼！（譯者按：沃夫甘格是莫差特的名字。）

M 我是這樣說的嗎？

A 當然你不會認真地採取攻勢，你知道爲甚麼嗎？因爲有更爲巧妙的藉口。縱使傾聽別的作曲家的作品時，總懂得把莫差特推崇至極，彷彿天下惟有他的作品才是絕對的音樂，有史以來沒有一位莫差特迷沒有寫過「所謂莫差特，那就是音樂本身！」這樣絕的迷湯話。你不妨拿你評價甚高的其中一本書來看看，例如：安利·格恩的『跟莫差特的散步』，你讀讀看它的最後

一行，「如果你想崇拜其他的藝術家時，莫差特其人是很難以忘掉的。」這不是很狂妄嗎？你那一批莫差特迷的著名同伴，計有哥德、奇爾克高爾、卡爾·巴爾特等等……像哥德這位老兄，還不是被認為臭人一個？他的音樂顧問卡爾弗利德利希·柴爾達窮途末路的時候，還透露過有一天聽到哥德所說的話，甚麼「莫差特之後，不再有人有權利作曲了，我敢說，除此之外沒有一個人死後會依然穩住他的地位！」，我看你最好不必把此話當做一回事，我倒有必要告訴你，我平日很介懷的一些事。

M 你究竟要說些甚麼呢？我又不是音樂史家，也不是音樂學家，只不過是對他的音樂，比誰都來得感動、熱烈的一般聽衆而已，不妨說是莫差特音樂的情人吧！

A 真羨慕！

M 謝謝你的誇獎！愛美這件事，誰都一樣有企望殷切的偉大性與純粹性。可是你却把我們當莫差特迷的狂徒看待，不過至少得承認這種狂信具有難以背叛的特色。朝莫差特走去的人，是他自動走去的，沒有人強迫他。因為他除了極其謹慎之外，決不會強求別人跟隨他。不過，誰要是在我面前說莫差特音樂的壞話時，大概會有甚麼反應你是知道的！你只好忍聲吞氣了……我們還是來再談談那位青年人吧！這是當你滔滔不絕的時候我想到的，帕斯卡爾說「你既未發現我，你怎會來找我呢。」（引自『龐瑟』第七篇「道德與教裡」，原典出自奧古斯丁的『

告白』第十卷）如果能够從你剛才開列的書單中的知識上結成果實的話，在此以前的莫差特的音樂，只好光靠現場的音樂來體驗了。可見那些知識雖然不可加以忽視，可是也不能說它一開始就適合時宜吧！

A 那麼，你要怎樣宣言呢？

M 去演奏會，聽現場的音樂，最好的方法是在自己的家裡，邀請琴藝相當的友人為你彈鋼琴。當你在冥想時，有一天奇蹟會發生，門會自動開啓！意思是說，莫差特的音樂並不是像常有的那種多姿多采的形式之發展，而是歡迎任何人來到他的院子。不過，甚麼地方的門扉會打開，究竟會不會打開？誰都不敢預言，因為鎖孔是設在鎖的內部……

A 總之，是偶然的問題吧？

M 不如說它是宿命比較恰當，這句話料必令你驚奇，不過這是不能收回的。這不僅因莫差特而烙上了印，同樣也烙印在莫差特身上，只要是狂熱的莫差特迷，都會異口同聲地說這句話的。安理·葛恩幼時所耳熟的小快板曲，他祇有一天用鋼琴啓示他的是安得列·介特。卡爾·巴爾特自白在他五歲的時候，聽他父親彈『魔笛』的「我的塔密諾……」時「僅僅那幾個小節的音樂，就如文字的含義，貫穿了我的心。」以我自己來說，我很早以前就沉迷於莫差特的音樂，第一次感到莫差特的音樂如同天啓，令人歡愉的是『d小調弦樂四重奏曲』（K四二一）行